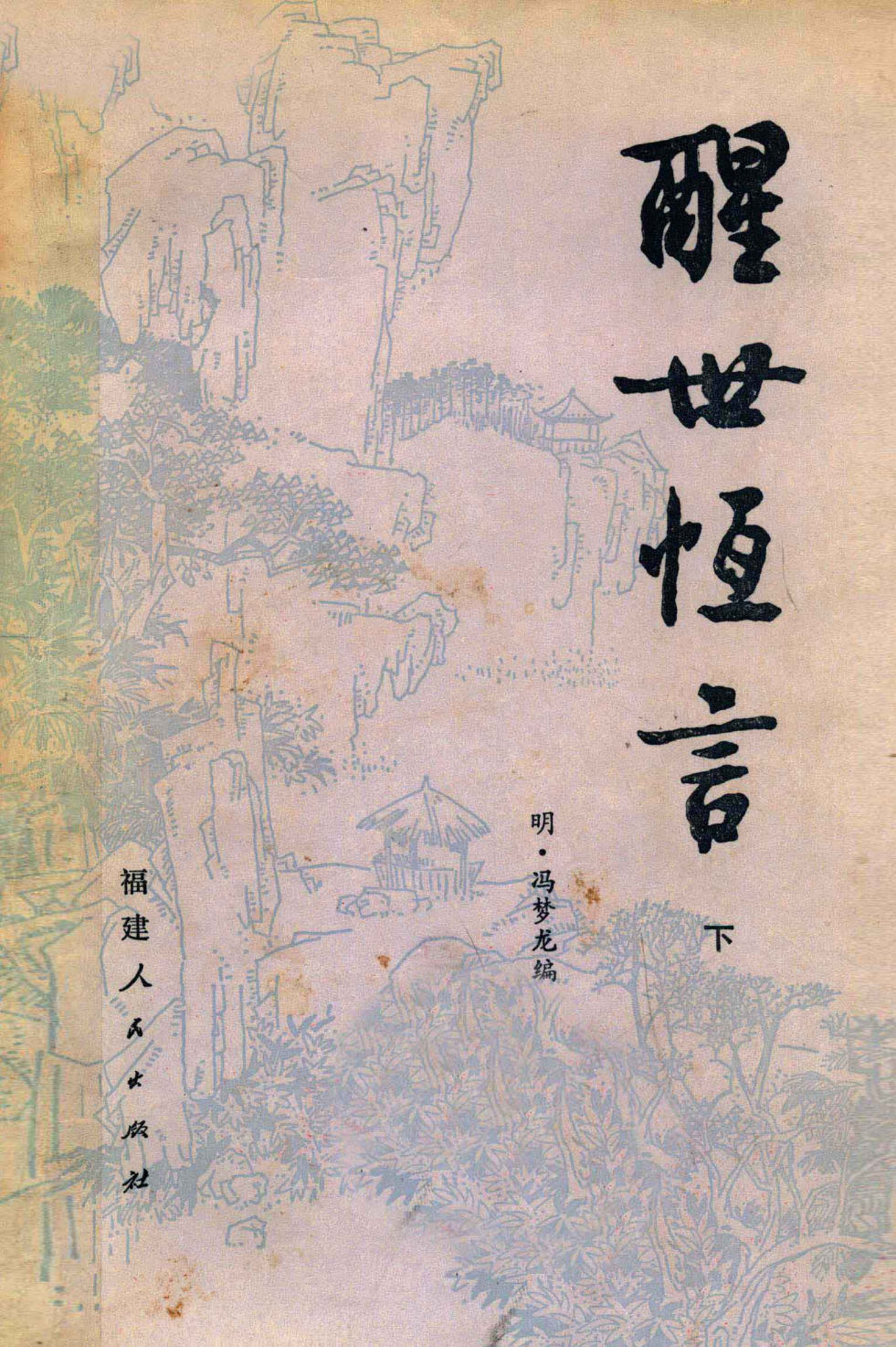




醒世恒言

下

明·冯梦龙编

福建人民出版社

明·冯梦龙编

醒世恒言

下

福建人民出版社

第二十一卷 吕洞宾飞剑斩黄龙

暮宿苍梧，朝游蓬岛，朗吟飞过洞庭边。岳阳楼酒醉，借玉山作枕，容我高眠。出入无踪，往来不定，半是风狂半是颠。随身用提篮背剑，货卖云烟。人间，飘荡多年，曾占东华第一筵。推倒玉楼，种吾奇树；黄河放浅，栽我金莲。摔碎珊瑚，翻身北海，稽首虚皇高座前。无难事，要功成八伯，行满三千。

这只词儿名曰《沁园春》，乃是一位陆地大罗神仙所作。那位神仙是谁？姓吕名岩，表字洞宾，道号纯阳子。自从黄粱梦得悟，跟随师父钟离先生，每月在终南山学道。或一日，洞宾曰：

“弟子蒙我师度脱，超离生死，长生妙诀，俺道门中轮回还有尽处么？”师父曰：“如何无尽！自从混沌初分以来，一小劫该十二万九千六百年，世上混一，圣贤皆尽。一大数二十五万九千二百年，儒教已尽。阿修劫三十八万八千八百年，俺道门已尽。襄劫七十七万七千七百年，释教已尽。此是劫数。”洞宾又问：

“我师，阎浮世上，高低阔远，南北东西，俱有尽处么？”师父曰：“如何无尽处！且说中原之地，东至日出，西至日没，南至南蛮，北至幽燕，两轮日月，一合乾坤，四百座军州，三千座县分，七百座巡检司，此是中原之地。”洞宾曰：“弟子欲游中原，从何而起？从何而止？”师曰：“九九之数属阳，先从山前九州，山后九州，两淮三九二十七军州，河北四九三十六军州，

关西五九四十五军州，西川六九五十四军州，荆湖七九六十三军州，江南九九八十一军州，海外潮阳四州，共计四百座军州。”

洞宾曰：“四百座军州，有多少人烟？”师曰：“世上三山、六水、一分人烟。”洞宾又问：“我师成道之日，到今该多寿数？”

师父曰：“数着汉朝四百七年，晋朝一百五十七年，唐朝二百八十八年，宋朝三百一十七年，算来计该一千年一百岁有零。”

洞宾曰：“师父计年一千一百岁有零，度得几人？”师父曰：“只度得你一人。”洞宾曰：“缘何只度得弟子一人？只是俺道门中不肯慈悲，度脱众生。师父若教弟子三年严限，只在中原之地，度三千余人，兴俺道家。”

师父听得说，呵呵大笑：“吾弟住口！世上众生不忠者多，不孝者广。不仁不义众生，如何做得神仙？吾教汝去三年，但寻的一个来，也是汝之功。”

洞宾曰：“只就今日拜辞吾师，弟子云游去了。”师父曰：“且住，且住！你去未得。吾有法宝，未曾传与汝。道童，与吾取过降魔太阿神光宝剑来。”

道童取到。师父曰：“此剑是吾师父东华帝君传与吾。吾传与汝。”这洞宾双膝跪下：“领我师法旨。”

师父曰：“此剑能飞取人头，言说住址姓名，念咒罢，此剑化为青龙，飞去斩首，口中衔头而来。有此灵显。有咒一道，飞去者如此如此。再有收回咒一道，如此如此。”

言罢，洞宾纳头拜授。背了剑曰：“告吾师，弟子只今日拜辞下山去。”

师曰：“且住，且住！你去未得。汝若要下山，依我三件事，方可去。”洞宾曰：“告我师，不知那三件事？”

师曰：“第一件，到中原之地，休寻和尚闹，依得么？”洞宾曰：“依得。”

师曰：“第二件，将吾宝剑去要将回来，休失落了，依得么？”洞宾曰：“依得。”

师曰：“第三件，与你三年限满，休违了。如违了限，即当斩首灭形，依得么？”洞宾曰：“依得。”师父大喜道：“好去，好去！”洞

宾曰：“蒙我师传法与弟子，年代劫数，地理路途，宝剑法语，弟子都省悟了。今作诗一首，拜谢吾师。弟子下山度人去也！”诗曰：

二十四神清，三千功行成。

云烟笼地轴，星月遍空明。

玉子何须种，金丹岂用耕？

个中玄妙诀，谁道不长生！

作诗已罢，师父呵呵大笑：“吾弟，汝去三年，度得人也回来，度不得人也回来，休违限次。宝剑休失落了。休惹和尚闹。速去速回！”洞宾拜辞师父下山。却不知度得人也度不得？正是：

情知语是钩和线，从头钩出是非来。

这洞宾一就下山，按落云头，来到阎浮世上，寻取有缘得道士。整整行了一年，绝无踪迹。有诗为证：

自隐玄都不记春，几回沧海变成尘。

我今学得长生法，未肯轻传与世人。

洞宾行了一年，没寻人处，如之奈何。眉头一纵，计上心来。在山中曾听得师父说来，直上太虚顶上观看，但是紫气现处，五霸诸侯；黑气现处，山妖水怪；青气现处，得道神仙。去那无人烟处，喝声起，一道云头直到太虚顶上。东观西望，远远见一处青气充天而起。洞宾道：“好！此处必有神仙。”云行一万，风行八千，料在千里路。云头一片，去心留不住。看看行到青气现处，不知何所。洞宾唤：“土地安在？”一阵风过处，土地现形，怎生模样？

衣裁五短，帽裹三山，手中梨杖老龙形，腰间束绦黑虎尾。

土地唱喏：“告上仙，呼唤小圣，不知有何法旨？”洞宾曰：“下界何处青气现者，谁家男子妇人？”土地道：“下界西京河南府在城铜驼巷口有个妇人殷氏，约年三十有余，不曾出嫁。累世奉道，积有阴果。此女唐朝殷开山的子孙，七世女身，因此青气现。”洞宾曰：“速退。”风过处，土地去了。却说洞宾坠下云端，化作腌臢道人，直入城来。到铜驼巷口，见牌一面，上写“殷家浇造细心耐点清油蜡烛”。铺中立着个女娘，鱼鮓冠儿，道装打扮，眉间青气现。洞宾见了，叫声好，不知高低。正是：

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工夫。

洞宾叫声“稽首”。看那娘子，正与浇蜡烛待诏说话。回头道：“先生过一遭。”洞宾上前一看，见怒气太重，叫声“可惜”！去袖内拂下一张纸来。上有四句诗曰：

出山罚愿度三千，寻遍阎浮未结缘。

特地来时真有意，可怜殷氏骨难仙。

诗后写道：“口口仙作。”这个女娘见那道人袖中一幅纸拂将下来。交人拾起看时，二口为吕，知是吕祖师化身。便教人急忙赶去，寻这个先生。先生化阵清风不见了。殷氏心中懊悔。正是：无缘对面不相逢！只因这四句诗，风魔了这女娘一十二年。后来坐化而亡。

只说洞宾不觉又早一年光景，无寻人处。且去太虚顶上观看，只见一匹马飞来。到面前下马离鞍，背上宣筒里取出请书来：“告上仙，东京开封府马行街居住，奉道信官王惟善，于今月十四日，请道一坛，就家庭开建奉真清醮三百六十分位斋。请往来道士二千员，恭为纯阳真人度诞之辰。特赍请状拜请。”洞宾听说：“吾忘其所以！来朝是吾生日。符官有劳心力远来！”

符官曰：“小圣直到终南山，见老师父说，上仙在中原之地，特寻到此，得见上仙。”洞宾于荆筐篮内，取一个仙果，与符使吃了。拜谢上马而去。洞宾一道云头直到东京人不到处，坠下云头，立住了脚。若还这般模样，被人识破。把头一摆，喝声变，变作一个腌臢疥癩先生入城。行到马行街，只见扬幡挂榜做好事。上朝请圣邀真。洞宾却好到。人若有愿，无必从之。且看那斋主有缘度他？洞宾到坛上看，却是个中贵官太尉，好善，奉真修道。眉间微微有些青气。洞宾肚内思量：“此人时节未到。显些神通化他。初心不退，久后成其正果。”洞宾吃罢斋，支衬钱五百文，白米五斗。洞宾言曰：“贫道善能水墨画，用水一碗，也不用笔，取将绢一匹，画一幅山水相谢斋衬。”众人禀了太尉，取绢一幅与先生。先生磨那碗墨水，去绢上一泼，坏了那幅绢。太尉见道：“这厮无礼！捉弄下官！与我拿来。”先生见太尉焦躁，转身便去。众人赶来，只见先生化阵清风而去。但见有幅白纸吊将下来。众人拿白纸来见太尉。太尉打开看时，有四句言语道：

斋道欲求仙骨，及至我来不识。

要知贫道姓名，但看绢画端的。

太尉教取恰才坏了的绢，再展开来看。不看时万事全休，看了纳头便拜。见甚么来？正是：

神仙不肯分明说，误了阎浮世上人。

王太尉取污了绢来看时，完然一幅全身吕洞宾。才信来的先生是神仙，悔之不及！将这幅仙画送进入后宫，太后娘娘裱褙了，内府侍奉。王太尉奏过，将房屋宅子，纳还朝廷，伴当家人都散了，直到武当山出家。山中采药，遭遇纯阳真人，得度为仙。这是后话。且说洞宾吕先生三年将满限期，一人不曾度得，

如之奈何？心中闷倦。只得再在太虚顶上观看青气现处。只见正南上有青气一股。急驾云头望着青气现处，约行两个时辰，见青气至近。喝声住，唤：“此间山神安在？”风过处，山神现形。金盔金甲锦袍，手执着开山斧，躬身唱喏：“告上仙，有何法旨？”洞宾道：“下方青气现处，是个甚么人家？”山神曰：

“下界江西地面，黄州黄龙山下有个公公，姓傅，法名永善，广行阴骘，累世积善。因此有青气现。”洞宾曰：“速退。”聚则成形，散则为气。先生坠下云来，直到黄龙山下傅家庭前。正见傅太公家斋僧。直至草堂上，见傅太公。先生曰：“结缘增福，开发道心。”太公曰：“先生少怪！老汉家斋僧不斋道。”洞宾曰：“斋官，儒释道三教，从来总一家。”太公曰：“偏不敬你道门！你那道家说谎太多。”洞宾曰：“太公，那见俺道家说谎太多？”太公曰：“秦皇汉武，尚且被你道家捉弄，何况我等！”先生曰：“从头至尾说，俺道家怎么是捉弄秦皇汉武？”太公曰：“岂不闻白氏讽谏曰：

海漫漫，直下无底傍无边。云涛雪浪最深处，海岛中有三神山。山上多生不死药，服之羽化为神仙。秦皇汉武信此语，方士年年采药去。蓬莱今古但闻名，烟水茫茫无觅处。海漫漫，风浩浩，眼穿不见蓬莱岛。不见蓬莱不肯归，童男童女舟中老。徐福狂言多诞诞，上元太乙虚祈祷。君看骊山顶上茂陵头，毕竟悲风吹蔓草！何况玄元圣祖五千言，不言药，不言仙，不言白日升青天。”

傅太公言毕，先生曰：“我道家说谎，你那佛门中有甚奇德处？”太公曰：“休言灵山活佛，且说他黄龙山黄龙寺黄龙长老慧南禅师，讲经说法，广开方便之门；普度群生，接引菩提之

路。说法如云，度人如雨。法座下听经闻法者，每日何止数千，尽皆欢喜。几曾见你道门中阐扬道法，普度群生，只是独吃自疴。因此不敬道门。”吕先生不听，万事全休；听得时，怒气填胸。问太公：“这和尚今日说法么？”太公道：“一年四季不歇，何在乎今日。”吕先生不别太公，提了宝剑，径上黄龙山来，与慧南长老斗圣。谁胜谁赢？正是：

蜗角虚名，蝇头微利，算来直恁干忙！事皆前定，
谁弱与谁强？且趁闲身未老，须放我些子疏狂。百
年里，浑教是醉，三万六千场。思量，能几许？
忧愁风雨，一半相妨。又何须抵死说短论长？幸对
清风明月，箴纹展帘幕高张。江南好，千钟美酒，
一曲《满庭芳》。

刚才说不了，吕先生径望黄龙山上来，寻那慧南长老。话中且说黄龙禅师擂动法鼓，鸣钟击磬，集众上堂说法。正欲开口启齿，只见一阵风，有一道青气撞将入来，直冲到法座下。长老见了，用目一观，暗暗地叫声苦：“魔障到了！”便把手中界尺，去桌上按住大众道：“老僧今日不说法，不讲经，有一转话问你大众。其中有答得的么？”言未了，去那人丛里走出那先生来道：“和尚，你快道来。”长老曰：

老僧今年胆大，黄龙山下扎寨。

袖中飏起金锤，打破三千世界。

先生呵呵大笑道：“和尚！前年不胆大，去年不胆大，明年亦不胆大，只今年胆大！你再道来。”和尚言：“老僧今年胆大。”先生道：“住！贫道从来胆大，专会偷营劫寨。夺了袖中金锤，留下三千世界。”众人听得，发一声喊，好似一风撼折千竿竹，百万军中半夜潮。众人道：“好个先生答得好！”长老拿

界方按定，众人肃静。先生道：“和尚，这四句只当引子，不算输赢。我有一转语，和你赌赛输赢，不赌金珠富贵。”去背上拔出那口宝剑来，插在砖缝里双手拍着。“众人听贫道说：和尚赢，斩了小道。小道赢，要斩黄龙。”先生说罢，吓得人人失色，个个吃惊。只见长老道：“你快道来！”先生言：

铁牛耕地种金钱，石刻儿童把线穿。

一粒粟中藏世界，半升铛内煮山川。

白头老子眉垂地，碧眼胡僧手指天。

休道此玄玄未尽，此玄玄内更无玄。

先生说罢，便问和尚：“答得么？”黄龙道：“你再道来。”

先生道：“铁牛耕地种金钱。”黄龙道：“住！”和尚言：

自有红炉种玉钱，比先毫发不曾穿。

一粒能化三千界，大海须还纳百川。

六月炉头喷猛火，三冬水底纳凉天。

谁知此禅□□□，□□□□□□□。

先生道：“和尚输了，□□□□□□千界。”黄龙□□□

说：“近前来，老僧耳聋！”先生□□□□□赶上法座边，被黄龙一把掣住：“我问你：一粒化不得三千界，你一粒怎地藏世界？且论此一句。我且问你：半升铛内煮山川，半升外在那里？”先生无言可答。和尚道：“我的禅大合小，你的禅小合大。本欲斩你，佛门戒杀。饶你这一次！”手起一界尺，打得先生头上一个疙瘩。通红了脸。众人一齐贺将起来。先生没出豁，看着黄龙长老，大笑三声，三摇头，三拍手，拿了宝剑，入了鞘子，望外便走。众人道：“输了呀！”黄龙禅师按下界方：“大众！老僧今日大难到了。不知明日如何？有一转语曰：

五五二十五，会打贺山鼓。黄龙山下看相扑，却来

这里吃一赌。大地甜瓜彻底甜，生撩瓜儿连带苦。

大众，你道甚么三鼓掌，三摇头，三声大笑，作甚么生？

噢！

本是醍醐味，番成毒药仇。

今夜三更后，飞剑斩吾头。

禅师道罢，众人皆散。和尚下座入方丈，集众道：“老僧今日对你们说，夜至三更，先生飞剑来斩老僧。老僧有神通，躲得过；神通小些，没了头。你众僧各自小心。”众僧合掌下跪：

“长老慈悲，救度则个！”黄龙长老点头。伸两个指头，言不数句，话不一席，救了一寺僧众。正是：

劝君莫结冤，冤深难解结。

一日结成冤，千日解不彻。

若将恩报冤，如汤去泼雪。

若将冤报冤，豺狼重见蝎。

我见结冤人，尽被冤磨折。

黄龙长老道：“众僧，牢关门户，休点灯烛。各人裹顶头巾，戴顶帽儿，躲此一夜，来日早见。”众僧出方丈，自言自语：

“今日也说法，明日也说法，说出这个祸来！一寺三百余僧，有分切西瓜一般，都被切了，切了！”胆大的在寺里，胆小的连夜走了。且说长老唤门公来。门公到面前唱个喏。长老道：“近前来。”耳边低低道了言语。门公领了法旨自去。天色已晚，闹了黄龙寺中，半夜不安迹。话中却说吕先生坐在山岩里，自思：

“限期已近，不曾度得一人。师父说道：休寻和尚斗！被他打了一界尺，就这般干休？和尚，不是你便是我！飞将剑去斩了黄龙，教人说俺有气度。若不斩他，回去见师父如何答应？”抬头观看，星移斗转，正是三更时分。取出剑来，吩咐道：“吾奉本

师法旨，带将你做护身之宝，休误了我。你去黄龙山黄龙寺，见长老慧南禅师，不问他行住坐卧间，速取将头来。”念念有词，喝声道：“疾！”豁刺刺一声响亮，化作一条青龙，直奔黄龙寺去。吕先生喝声“着！”去了多时，约莫四更天气，却似石沉沧海，线断风筝，不见回来。急念收咒语，念到有三千余遍，不见些儿消息。吕先生慌了手脚。“倘或失了宝剑，斩首灭形！”连忙起身，驾起云头，直到黄龙寺前坠下云头。见山门佛殿大门一齐开着，却是长老吩咐门公，教他都不要关门。吕先生见了道：

“可惜早知这和尚不准备，直入到方丈，一剑挥为两段。”径到方丈里面，两枝大红烛点得明晃地，焚着一炉好香，香烟缭绕，禅床上端坐着黄龙长老。长老高声大叫：“多口子！你要剑，在这里！进来取去。”吕先生揭起帘子，走将入方丈去，道：“和尚，还我剑来。”长老用手一指，那口剑一半插在泥里。吕先生肚里思量：“我去拔剑，被他暗算，如之奈何？”道：“和尚，罢，罢，罢！你还了我剑，两解手。”长老道：“多口子，老僧不与你一般见识。本欲斩了你。看你师父面。”洞宾听得：“直恁利害！就拔剑在手，斩这厮！”大踏步向前，双手去拔剑，却便似万万斤生铁铸牢在地上，尽平生气力来拔，不动分毫。黄龙大笑。“多口子，自古道：人无害虎心，虎无伤人意。我要还了你剑，教你回去见师父去；你心中却要拔剑斩吾！吾不还你剑。有气力拔了去。”吕先生道：“他禁法禁住了，如何拔得去！”便念解法，越念越牢，永拔不起。吕先生道：“和尚，还了我剑罢休。”长老道：“我有四句颂，你若参得透，还了你剑。”先生道：“你道来。”和尚怀中取出一幅纸来。纸上画着一个圈，当中间有一点，下面有一首颂曰：

丹在剑尖头，剑在丹心里。

若人晓此因，必脱轮回死。

吕先生见了，不解其意。黄龙曰：“多口子，省得么？”洞宾顿口无言。黄龙禅师道声：“俺护法神安在？”风过处，护法神现形。怎生打扮？

头顶金盔，绀红散发朱缨，浑身金甲，妆成惯带，
手中拿着降魔宝杵，貌若颜童。

护法神向前问讯：“不知我师呼召，有何法旨？”黄龙曰：“护法神，与我将这多口子押入困魔岩，待他参透禅机，引来见吾。每日天厨与他一个馒头。”护法神曰：“领我师法旨。”护法神道：“先生快请行！”吕先生道：“那里去？”护法神曰：“走，走！如不走，交你认得三洲感应护法韦驮尊天手中宝杵！只重得一万四千斤！你若不走，直压你入泥里去！”吕先生自思量：“师父教我不要惹和尚！”只得跟着护法神入困魔岩参禅。不在话下。

却说黄龙寺僧众，五更都到方丈参见长老。长老道：“夜来惊恐你们。”众僧曰：“得蒙长老佛法浩大，无些动静。”长老道：“你们自好睡，却好闹了一夜。”众僧道：“没有甚执照？”长老用手一指，众人见了这口宝剑，却似：

分开八片顶阳骨，倾下半桶冰雪水。

众僧一齐礼拜，方见长老神通广大，法力高强。山前山后，城里城外，男子女人，僧尼道俗，都来方丈，看剑的人，不知其数。闹了黄龙山，鼎沸了黄州府。却说吕先生坐在困魔岩，耳畔听得闹嚷嚷地。便召山神。山神现形唱喏，问：“寺中为甚热闹？”山神曰：“告上仙：城里城外人都来看这口宝剑，人人拔不起，因此热闹。”洞宾道：“速退。”山神去了。先生自思：“闹了黄州，师父知道，怎地分说？自首免罪。”韦天不在，走

出洞门，驾云而起。且说韦天到困魔岩，不见了吕先生，径来方丈报与黄龙禅师：“走了吕先生，不知吾师要赶他也不赶？”禅师道：“护法神，免劳生受。且回天宫。”化阵清风而去。却说吕先生一道云头，直到终南山洞门口立着。见道童向前稽首，道童施礼。吕先生道：“道童，师父在么？”道童言：“老师父山中采药，不在洞中。”吕先生径上终南山寻见师父，双膝跪下，俯伏在地。钟离师父呵呵大笑，自己知道了。“吾弟子引将徒弟来了？不知度得几人？先将剑来还我。”吕先生告罪说：“不是处，望乞老师父将就解救弟子！”师父曰：“吾再三吩咐，休寻和尚们闹，头上的疙瘩，尚然未消，有何面目见吾？你神短浅，法又未精，如何与人斗胜？徒弟们不曾度得一个，收这房门收户的事！俺且饶你初犯一次，速去取剑来。”吕先生：“拜告吾师，免弟子之罪。此剑被他禁住了，不能得回。”师父言：“吾修书一封，将去与吾师兄辟支佛看，自然还你。不可轻易，休损坏了封皮。”去别筐篮里，取出这封书来。吕先生见了，纳头便拜：“吾师过去未来，俱已知道。”得了书，直到黄龙寺坠下云来。伽蓝通报长老：“吕先生在方丈外听法旨。”黄龙道：“唤他进来。”伽蓝曰：“吾师，有封书在此。”到方丈里，合掌顶礼。“来时奉本师法旨，有封书在此。”长老已知，道：“教取书来。”吕先生双手奉上。长老拆开，上面一个圆圈，圈外有一点，上下有四句偈曰：

丹只是剑，剑只是丹。得剑知丹，得丹知剑。

黄龙曰：“观汝师父面皮，取了剑去。”忙走向前，轻轻将剑拔起。“拜谢吾师。吕岩请问：吾师法语，‘圈子里一点’，本师法语，‘圈子上一点’，不知是何意故？”黄龙曰：“你肯拜我为师，得道与你。”吕先生言：“情愿皈依我师。”前三

拜，后三拜，礼佛三拜，三三九拜，合掌跪膝谛听。黄龙曰：“汝在座前言，一粒粟中藏世界，小合大圈子上一点。吾答一粒能化三千界，大合小圈子内一点。这是道！吾传与你。”吕先生听罢，大彻大悟，如漆桶底脱。“拜谢吾师，弟子回终南山去拜谢师父。”黄龙曰：“吾传道与汝。久后休言自会，或词留为表记。你去取那文房四宝将来。”吕先生磨墨蘸笔，作诗一首。诗曰：

摔碎葫芦踏折琴，生来只念道门深。

今朝得悟黄龙术，方信从前枉用心。

作诗已毕，拜谢了黄龙禅师，径回终南山，见了本师，纳还了宝剑。从此定性，修真养道，数百年不下山去。功成行满，陆地神仙。正是：

朝骑白鹿升三界，暮跨青鸾上九霄。

后府人于凤翔府天庆观壁上，见诗一首，字如龙蛇之形，诗后大书“回道人”三字。详之，知为纯阳祖师也。诗曰：

得道年来八百秋，可曾飞剑取人头？

玉皇未有天符至，且货泥金混世流。

第二十二卷 张淑儿巧智脱杨生

自昔财为伤命物，从来智乃护身符。

贼髡毒手谋文士，淑女双眸识俊儒。

已幸余生逃密网，谁知好事在穷途？

一朝获把封章奏，雪怨酬恩显丈夫。

话说正德年间，有个举人，姓杨名延和，表字元礼，原是四川成都府籍贯。祖上流寓南直隶扬州府地方做客。遂住扬州江都县。此人生得肌如雪晕，唇若朱涂，一个脸儿，恰象羊脂白玉碾成的，那里有什么裴楷，那里有什么王衍，这个杨元礼，便真正是神清气清第一品的人物。更兼他文才天纵，学问夙成，开着古书簿叶，一双手不住的翻，吸力豁刺，不够吃一杯茶时候，便看完一部。人只道他查点篇数，那晓得经他一展，逐行逐句，都稀烂的熟在肚子里头。一遇作文时节，铺着纸，研着墨，蘸着笔尖，飏飏声，簌簌声，直挥到底，好象猛雨般洒满一纸。句句是锦绣文章。真个是：

笔落惊风雨，书成泣鬼神。

终非池沼物，堪作庙堂珍。

七岁能书大字，八岁能作古诗，九岁精通时艺，十岁进了府庠，次年第一补廪。父母相继而亡。丁忧六载，元礼因为少孤，亲事也都不曾定得。喜得他苦志读书，十九岁便得中了乡场第二名。不得首荐，心中闷闷不乐。叹道：“世少识者，”不耐烦赴京会试。那些叔伯亲友们，那个不来劝他及早起程。又有同年兄

弟六人，时常催促同行。那杨元礼虽说不愿会试，也是不曾中得解元，气忿的说话。功名心原是急的。一日，被这几个同年们催逼不过，发起兴来，整治行李。原来父母虽亡，他的老尊原是务实生理的人，却也有些田房遗下。元礼变卖一两处为上京盘缠。同了六个乡同年，一路上京。那六位同年是谁？一个姓焦名士济，字子舟；一个姓王名元晖，字景照；一个姓张名照，字叟伯；一个姓韩名蕃锡，字康侯；一个姓将名义，字礼生；一个姓刘名善，字取之。六人里头，只有刘蒋二人家事凉薄些儿。那四位却也一个个殷足。那姓王的家私百万，地方上叫做小王恺。说起来连这举人也是有些缘故来的。那时新得进身，这几个朋友，好不高兴。带了五六个家人上路。一个个人材表表，气势昂昂，十分济整。怎见得？但见：

轻眉俊眼，绣腿花拳，风笠飘摇，雨衣鲜灿。玉勒马一声嘶破柳堤烟，碧帷车数武碾残松岭雪。右悬雕矢，行色增雄；左插蛟函，威风倍壮。扬鞭喝跃，途人谁敢争先；结队驱驰，村市尽皆惊盼。正是：处处绿杨堪系马，人人有路透长安。

这班随从的人打扮出路光景，虽然悬弓佩剑，实落是一个也动不得手的。大凡出路的人，第一是老成二字最为紧要。一举一动，俱要留心。干不合，万不合，是贪了小便宜。在山东兖州府马头上，各家的管家打开了银包，兑了多少铜钱，放在皮箱里头，压得那马背郎当，担夫疼软。一路上见的，只认是银子在内，那里晓得是铜钱在里头。行到河南府紫县地方相近，离城尚有七十八里。路上荒凉，远远的听得钟声清亮。抬头观看，望着一座大寺。

苍松虬结，古柏龙蟠。千寻峭壁，插汉芙蓉；百道